

張子全書

函一  
八册

同治庚午重鑄

張子全書

板藏鳳郡祠內

孔子之道墜緒就湮微言中絕  
者屢矣何以至有宋濬洛闕闕  
諸賢出而聖人之道大明既明  
而遂不復晦豈非由於諸賢之  
救正教闢邪說同時奮起百折  
不回而又各有著述其擇也精  
其語也詳足以扶輿闡微羽翼

斯道於千載也哉余束髮受書  
溺於佞學以記誦詞章為務於  
道毫無所窺繼與友人崇文山  
遊見其持論行事一軌於正因  
盡棄所學而學焉始解讀小學  
近思錄與諸先儒之書以發明  
經旨曰文山而獲見倭艮峰先

生得讀所著為學大旨始知聖  
人之道如日用飲食之不可一  
日或離而從事之久則趣益深  
理益明又不窳以一蹴而至也  
無如力學不勇悠忽終無所得  
同治六年出守鳳翔固橫渠夫  
子之鄉也拜謁祠下弔然仰前

哲之遺徽徘徊久之不能去從  
守祠張生述銘求全書之所在  
張生曰是書舊刻之在郟是者  
板多殘闕臨潼本則不知藏於  
誰氏道光初郡中有新鋟本第  
不敢出以示人余訝其言固詰  
之則曰是書之刊也彼時岐邑

明徑武子鮮名澄者實任校讐  
事於語錄附錄諸卷多所移置  
且補著張子年譜而參以己議  
謂井田不可復行於是書出  
而讀者譁然是以不敢復示人  
余亟索觀知武生亦汲古好學  
士第其所著井田論未能窺先

賢之深意無足存者乃屬張生  
將所移易者重輯如舊商之羅  
誠茲明府驥共捐資而補刻之  
以武生所編年譜刪其繁冗附  
於後以不沒其勤編既定張生  
固乞序於余鄙是墮齋張書雲  
占以為請余曰子誤矣夫子之



書廣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諸儒  
論之詳矣余涉道淺烏足以贊  
一詞哉且值正學倡明之會是  
書之傳久已如日月之經天江  
河之行地又烏待乎序耶張生  
則曰人之讀是書者往往靜言  
而庸違自罹兵革後讀之者益

鮮其不可以無言也余悚然曰  
是守土者之責也夫天下之禍  
亂不遽作實人心風俗有以釀  
成之人心風俗之壞由於教化  
之不行教化之不行由於學術  
之不誦鳳郡民俗夙稱敦樸今  
則學校之廢詩書之道不聞人

知趨利而不知嚮義較之往昔  
其風亦稍漓矣果能取夫子之  
書讀之而身体力行觀摩而善  
焉其君子知勵存養之修宏脗  
與之量循其性而無違其小人  
亦知篤尊高年慈孤弱之義盡  
其職而無愧皞、匪、禍亂其

庶幾息乎第古學校之制未能  
遂復而今之從事學校者又往  
以操觚吹墨媒爵秩而質冠  
裳為畢乃事也是豈張子著書  
衛道垂教後世與余所以期望  
郡人士之本心哉爰書之以告  
讀友子之書者

時在

同治九年歲次庚午仲秋之吉  
賜進士出身知鳳翔府事後學  
李慎謹序

夫橫渠子古之儒也  
其質宏其力勇其思  
精其造深是故有至  
訓焉西銘大而理東  
銘邇而恪正蒙奧而

通理窟博而粹語錄  
明而實若而文若而  
詩灑灑乎肆而中曲  
而雅治之經也志之  
休也其紹鄒魯之烈

乎

此張子抄釋序也  
江都葛澗所作寥  
寥數語盡發其蘊  
無一字不從等子



上稱過來直可抵  
人千百矣壬寅秋  
全書告成曰節錄  
一則以為弁言  
道光二十二年九